

古文評註補正

九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之九

錫山過 共商侯原選

三水蔡 鑄陰餘補正

上歐陽內翰書

蘇 洵

洵字明允，眉山人。祐曾孫。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二子觀、純，同舉進士。父文名途震天下。韓琦薦于朝，除授校書、集賢、大常、因革禮。按嘉祐集，老泉上歐內翰書凡五篇，此是第一篇也。起處有內翰執事四字，今補之。

以自嘆起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自嘆，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

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離合二字，一篇眼目。往者，天子方有意於

治，而范公在相府。慶曆二年，相仲淹及用諸公。富公為樞密副使。富弼為樞密學士。執事與余公蔡

公為諫官。執事謂脩也。時歐公與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尹公尹洙也。馬奔走

曰馳亂馳曰騁。此段言其合。方是一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

謂小才無不進用。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度入聲。揆度也。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

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道指文章而言。由此看來，乃知人之

不遇當是文章大有進益處。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慶曆四年，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使，二人號令嚴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富公北。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獨勸民出粟輸官，願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聽民擅取，存

曾段用數百字次
段用數又字三四
段用數知字此文
字針線處

敘數君子之合處
便有忻慕執鞭之
意敘數君子之離
處便有爽然自失
之意可見老蘇胸
中有許大抱負在

只此數字有無限

活甚

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

此段言其離

洵

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

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

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

按仲淹之相由歐陽公之推揚仲淹及弼之撫四北由夏竦之譏間此一篇大綱目處間去聲離也

今之世

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

成則待之何傷

與前邊相照應

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

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

余靖平智高之亂于廣南是以有成功

執事

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

至和二年竊復入爲平章事

其勢將復合

爲一

此段言其離而復合爲下進言張本

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

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

見之矣

范公富公歐陽公余公蔡公尹公謂此六人向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今將往見之矣

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

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

潛音山涕源流貌

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

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

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

聽歌感慨之情

又帶前面來覆說
一番

評論三子文章直
如寫生

總結一句點睛

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

通入歐公
委曲有情

而其位差不甚貴。差音雌

音雌

可以叫呼拔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

老之病。又猶而留之。

痼音故損目傷手足
耳聾之類謂之痼疾

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

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

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四謂

人。中余蔡既遠不得致富公又貴為宰相勢不可以言通至如執事近在朝廷上又可以見墓望之切

章。一變然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

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

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

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

閑易。容與容暇
而安豫也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

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

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

此又突入二子以形
容歐公之文當去聲

而執事之才。又自

有過人者盡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

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樂音効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

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

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此段稱歐公之文章見已知公之深便把下意

起帶雖然執事之名滿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

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墮音情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

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徒手謂空手咫尺者八寸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

而信之哉此叙已以鄙陋之人欲以文自通于歐公洵少年不學以下自生二十五歲

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為歐公所許信乎聞道有早晚也年既已晚而

又不存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自以為

可矣謂年已衰晚而志不得達遂發憤專于文學動以古人自期追功樂既深覺向之與我同類者皆不如我意謂此時可以自信矣此工夫進境其後困益甚然

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功業既深又不得遂因我讀古人之書始覺又與我

不同矣此工夫又一進境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後復自思因

知古人為學竟無止足之時此工夫又一進境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泉老

歐公知公最深故
備言無隱

生平辛苦如此然
後得進其室乃知
爲文不易

回顧離合意甚妙
所謂千里來龍到
一脈

生平得力及此三種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方其初讀之時心中皇皇然無所歸着及博觀書史

又耳目所未經見者故不覺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

言固當然者及其讀之既久心中豁然貫通無所疑惑然後知若人之儒以然猶未敢自

出其言也至此尙不敢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

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歷時既久胸中之學問日益多勃勃欲發不能自禁然後書而出之便覺源源有本絕無難

勞苦之態此是文入然猶未敢以爲是也又把下文帶起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

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

己也與前欲執事之知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段此

自敘平生之經歷
欲歐公之知己

過氏原評老泉此書始終只是論文章與歐公一脈相承故叙其平日學問之既成又適當數君子合而離離而合之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在韓歐下

上田樞密書

蘇洵

按田樞密名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少卓犖有大志舉進士第至和初權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諡宣簡考之嘉祐集老於道途而不倦句下有慍不忤者句道之所在道作責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句下有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二句有洪範論史論句下有七篇二字朝夕相從句下有而字今原還刪去照本集補入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

天地精英在聖賢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脈。老泉自叙其所得于文者。以為天之與我如此。定非偶然。

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

而與舜父不得事。

諸其子作證正見非偶然意。

發於其心。

與賢之意先存之于心。

出於其言。

然後出口見於其事。然後見確乎其

不可易也。

當與賢則與賢。當與子則與子。自有一定之理。確不可易。

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

上即

堯不得與丹朱三句意。

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應曾夫其所以與我者。

必有以用我也。

言天與我以道德文章。定非偶然。必將有以用我。于世此從與我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葉。

我知之不得行之不

以告人。

既知天用我之意。而止獨善其身。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

天欲用我。我不肯為世。用如長沮桀溺之徒。是

也。

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

謂自卑屈而欲以其言求幸于天下。自貶小而欲以其道求用于天下。

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

天之與我本是遠大。而我自卑小。如蘇秦張儀之輩。是也。棄天。

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

名曰逆天。

天欲用我。而人不我用。乃君相之罪。非逆天。而何三天字。應首句一天字。

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

申上置

自卑自小意。

逆天者。其責在人。

申上不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

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

在我惟求自盡。庶無負天之所

人者。吾何知焉。

用我不用我。吾不得而知也。

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

哉。此謂用人者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

夫責之所在也。此以孔孟不肯棄天以自況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

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明知不足有為。然我止求自盡。以副天之所以與我之意。吾心之不盡。吾

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

責也。此以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諷田公應逆天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

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

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

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是說韓文公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號平聲。呼攀援也。嗚呼。

使其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

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此隱諷田公當用己今洵之不肖。何敢

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

蹴而造聖人之域。蹴音促。舉步也。域音限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

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此只就施與上說。與則富。不與則貧。非天之所與。以見富算

之所。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借言富而無道者不足重。以形已得天之所與。

以韓文應天後之學者多至數天

此二段總見天之所在

重爲可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此便就用人上說非天之所與。以見貴

是天之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借言貴而無道者不足

爲可重皆寓調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

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

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

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

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應上天之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益州屬四川

密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

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

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離孟韓之溫醇。孟子韓昌黎醇厚也遷固

之雄剛。司馬遷孫吳之簡切。吳起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欲學某家文法便成嘗

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是經而不參乎權鼂錯得聖人之

權。權者變也。處事之變不妨守經其失也流而爲詐。是權而不有二子之才。而不

流者。其惟賈生乎。誼謂賈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老泉分明以作策二道。

位與道字又一對
接茅順甫云蘇氏
父子於經術甚疏
故論六經處大都
渺茫不根特其行
文縱橫往往空中
布景絕處逢生令
人有凌雲馭風之
眼

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為百頃非凶歲可以無饑

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

不敢褻也自明其不棄天喪天以終篇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

在執事故敢以策書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

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

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

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諷田公不可逆天以終上文其責在人意

過氏原評本是上書求售却反說出一片抱道自守至用與不用都是時君時相之責而已若不與命意絕高至說豐意雄更有沛然不可禦之勢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立兩柱貫一篇公私二字是主此一冒已具氣象萬千之勢位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聖人而在上位其權便可賞罰人故善者從而獎勵

之以治其惡何者位而懲創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

榮以辱聖人而在下位其權只好是非人故善者從而是之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

而道在焉此是第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周衰之時夫子無其位而有其道故其權只好是非人此一句收上意

應此篇持論近正
雖有小疵不失爲
傑作

首尾相應枝葉相
生大抵一節未盡
一節又生別人意
多而難惟此篇意
多不難

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如春秋叔孫僑如之例。族氏族也。僑如魯大夫。姓叔孫。以其擅命往迎齊婦。書法曰僑如夫人。

婦姜至自齊。不書叔孫而但絕人之國。如春秋州公之例。州國名。州公名。實本是有國之君。後因書僑如是之謂。去其族也。

失國不書州公而但書貶人之爵。如春秋杞子之例。杞本伯爵。以其朝魯而用夷禮。遂降伯爵爲子。書法曰杞子來朝。是謂貶其爵也。諸侯而或

書其名。如衛侯燬滅邢之例。諸侯燬同姓之國。失親親之義。則名之。如邢與衛侯燬滅邢燬衛侯名是書其名也。大夫而或書其

字。如蔡季自陳歸於蔡之例。蔡季本蔡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國人欲立以爲君。季不受去之。陳其後國中既定。仍歸於蔡。以其有讓國之義。故書字以予之。書法曰蔡季自陳歸於蔡。皆此類也。不

惟其法。惟其意。此二句謂意寓於法之中。法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春謂

秋不但書是非而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看他設難似賞罰人者。天子且加之以賞罰也。

諸侯事也。此說賞罰又生一意。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

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謂夫子欲防諸侯大夫之僭。因有春秋之作。而自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

是非。位可以公。天下道不能公。天下所以位者之權。不過是非。即或道在於我。而不敢還行。有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賊害也。若云道在於我。便可行有是道者反爲位之害矣。自周之衰也至此。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

是道者反爲位之害矣。自周之衰也至此。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

是第一辨言夫子不但非人且賞罰人。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

是道者反爲位之害矣。自周之衰也至此。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此是第一解言。賞罰亦無妨。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

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

言無位無權僅可是非人。此是第二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此謂夫子不但非人且賞罰人至不能賞罰人此是第二難。

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我非君也至此是第二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

方入本意救轉。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意思略露。賞罰之權不以自與

也。先安頓不自與與字與後相應。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魯之春秋故賞罰一歸之于魯尊魯猶尊周也。

與魯意。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功者孔子則用一字褒他，以代魯賞功之意，如大夫而賢則書其字之類是也。有惡而罰

之曰：魯罰之也。有罪者孔子則用一字貶他，以代魯罰罪之意，如諸侯而惡則書其名之類是也。何以

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夫子述文王周公所作之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以繫辭孝經之私正見春秋之公，此從諸經命名看出明眼。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

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故謂之魯史，上面甚有力若不如此承接如何稱得上面。公之以

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至此方說明其解夫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二解言賞罰縱是真亦是魯賞罰人也。春秋

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謂春秋雖魯史而書法之間能使一王之法正于史冊猶如正于朝廷亂臣賊子難逃後世之

公論猶如受當世之典刑。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此五句是第三辨言。

大經以權作主而此云賞罰之權在魯得孔子作春秋本意

古文平補王全集卷九

賞罰之權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夫子借魯魯復借周作意如此此下申明以天子之

魯事與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

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謂周公夾輔成王以賞罰天下

說得有意出亦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于是平王以戎勢漸盛豐鎬舊都與之逼近恐被侵暴不

可久居途東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周平王之十九年是魯隱公之元年也魯是周公伯禽之後此時周已東遷天子微弱臣子陵君父夷狄侵中國而王法漸廢矣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

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

魯公爲周公之後不能繼其先世之功以匡扶王室故夫子亦如周公事說出與魯之意然則假天子

之權宜如何。辨四曰如齊桓晉文可也。此四解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

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此二句是第五辨齊晉何不與天子齊桓晉文陽

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謂齊桓晉文名爲尊周而實挾天子以令天下

放夫子不以天子之權與之也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

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

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魯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

見非周公私意

引田恆事證夫子以賞罰與魯猶說得去乃謂其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悖謬殊甚失夫子維世本旨

是與此兩句鎖上文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始以周公配說此意紐成一夫

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

公故至此正明不得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

春秋為魯史假以天子之權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

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

春秋內意詳密外義簡略蓋欲魯君效周公之法先使魯之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田恆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孔子聞其事是時雖已告老

天下之首惡我魯義在鄰國請與兵以討之陳舜之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

也此又從實事上看出夫子之意自齊桓賜為尊周至此是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

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春秋書法而夫子獨

書續經而獨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書孔丘卒不是公天下之意公私二字收拾得好

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書孔子卒易起人疑實故復慨

嘆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以春秋與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

爾也遷司馬遷也固班固也論班馬史為史臣之體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

古文平補王全集

謂呂氏春秋也吳越春秋也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此十字千天下無

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說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天下之人烏有

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別以見舍魯再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寫明以不與人

而自與則僭寫明以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寫明以嗚呼後之春秋

亂耶僭耶散耶將數與字翻出亂僭散三字而終之曰後之

過氏原評篇中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說

後辨又起別解然恰是一意掀翻到底迴期反覆都是一片精神老蘇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札正理

辨姦論

蘇洵

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傳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辭至以為幾于聖人歐陽

修亦善之嘗勸老泉與之游安石亦願交于老泉老泉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

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咸往弔老泉獨不往乃作此論以見志

按張太保為老泉作墓表獨引此文當時安石之奸無人敢非之惟張友與老泉獨能見微知著

具此有隙或責安石不知聞過而改然老泉此文總未指出安石名字然至以堅刁等擬使之絕不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二句引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凡事理之必然而

察不奪子好惡利害乃龍見其目 月暈而風 暈音運月之旁氣也月 礎潤而雨 礎音礎柱

前潮潤則 人人知之 天地陰陽之事亦 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

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人事雖曰難知然較之 而賢者有

不知 公游是不知其姦也 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常人可

若賢者亦有不知蓋其心之好惡為偏愛所亂其外之利害為衆論所搖未嘗平 昔者山巨源見

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王衍晉人惠帝時為尚書令少時山濤見之嗟嘆其久

人也此引一見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 郭子儀唐德宗時

盧杞德宗時宰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及杞往問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文故

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見得其理易明不待言而信之 以吾觀之 山濤論

可謂見微而知者矣自吾 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 響之容

貌無宜情之言語固 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 已不貪求物浮與浮物沉與沉倘無盧杞之陰

險 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 衍使非惠帝極其昏愚

尙在必可必不 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 又無文采問 容貌不足以

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 此言盧杞貌醜陋不足以致世倘無王衍之虛名 非德宗之鄙暗亦

免引二人之見識
不隱以證已有先
見之明

引王衍比安石無
跡毫走漏

合爲一人之評當
時人不能識亦不
敢道

巨盧二字如林四
仲余自明及過商
侯均謂當作巨盧
以爲出秦文且對
下犬爲不重複
但淵經釋明巨盧
爲糶泉之服據此
則宜仍其舊爲是

何從而用之。其非鄙暗如德宗杞亦未必能用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者言此以起下文之料荆公無不中也此段放寬衍杞以反形安石今有人直指王荆公安

石口誦孔老之言。其言足以變人之聽身履夷齊之行。其行足以動人之觀收召

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

謂收召好名不得志之人看蓋以好名則到處游揚不得志則急求宣達又恐游揚不至而陰賊險

狠與人異趣。設使言行如是其心不甚奸險猶人情也乃察其心則既陰且是王衍盧杞

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上文言爲王衍者不能爲盧杞爲盧杞者不能爲王衍

更有甚于王衍盧杞者則此事之必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至理之固然也此二句便斷倒安石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上衣字去聲穿着衣服也巨盧二字他

垢塵也辭音緩澣也謂洗面食犬

之犬者試思犬何以有衣果爾則當云衣巨盧之皮也且下句用犬豕上句以用巨犬豕豕不重

豈其情也哉。情非其本情正見其好處此從不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

奸慝。惡音貳惡也不近人情四字豎刁易牙開方是也。齊桓公用此三宦官而齊遂無寧

音樹刁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陰賊險狠處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